

庆祝、谩骂、幸灾乐祸还是援助、祝福、借鉴思考?面对突发的日本大地震,中国人无比复杂、纠结、微妙的心态瞬间在网络上呈现出来。

所幸,个别杂音迅速被主流言论淹没,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中国人该有何种情绪已无需赘述。

中国GDP总量刚刚超过日本,在这样一个节点,一场宽容祝福压倒幸灾乐祸的网络讨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冷静之后,对灾难的理性观察与思考能让我们有哪些收获?

## 初始的心态

### 复杂微妙

一位网友留言说,刚看过“九一八”事件,现在很茫然,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为日本灾民祈福。

门前推射,球进了。雷纳托往场地右侧跑去。

山东鲁能的七八位球员围了上来,抱在一起。旋即,每个人都伸出双手食指,高举过头顶,指向天空。

现场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的手势,是为了告慰逝去的魂灵。

这一场景发生在3月16日下午,济南的亚冠赛场,来访的大阪樱花队球门被攻破后。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

比赛之前,两队球员、现场工作人员和两万多球迷默哀一分钟,悼念在云南和日本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们。一分钟后,看台上的一位日本女球迷泪流满面。

“看台上有几十位日本球迷,训练快结束后,他们突然打出‘谢谢中国救援’的横幅,周围的中国球迷送出了回应的掌声。”在现场看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气氛温情而感人。不过在三四天前,日本大地震刚发生后,网络上的声音,却远不如球场内和谐。

“回家烧了一盘红烧肉,表面平静,内心暗爽。”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当晚,张女士如此度过。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她又新生厌恶,“我也清楚要同情他们,可内心深处,总摆脱不了这种纠结的情绪。”

这种微妙矛盾的心态在更多人心中慢慢地发酵。

一位网友留言说,刚看过“九一八”事件,现在很茫然,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为日本灾民祈福。

一些人开始借着网络和微博,在公共空间里赤裸表达着自己肆意的快感,毫不掩饰,似乎“从彼岸的灾难中,能获得几许复仇的快意”。

“照片是我喜欢的,感谢带给我们的欢乐。地震在哪里都是悲剧,只有那里是例外。”面对日本地震、海啸后的受灾图片,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叹。

这已经是相对克制的言论了。发出这些言论的理由是:历史和仇恨不允许同情与祝福。

## 网友的

### 自发“纠偏”

“他侵略过你,你要仇恨;他跟你老磕磕碰碰,你可能反感;他GDP被你赶超,你可以显摆。但是,在天灾面前,你必须同情,作为人。”

但很快,这些冰冷偏激的杂音,就被同样来自网络的悲伤、同情、祝福的言论所覆盖。

幸灾乐祸的声音,开始被认为是“极度自私与狭隘,决不是真正的爱国热情”,在灾难面前,没有人种、国籍之分,每一个生命都应被尊重。

知名人士、学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们的态度,在铺天盖地



▲3月14日,一度停运的东京地铁站恢复营运,秩序井然。  
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摄

# 中国人如何 才能不纠结

文/本报记者 任鹏

庆祝、谩骂、幸灾乐祸还是援助、祝福、借鉴思考?面对突发的日本大地震,中国人无比复杂、纠结、微妙的心态瞬间在网络上呈现出来。一场宽容祝福压倒幸灾乐祸的网络讨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态。

的网络风潮中起到引领作用。

“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应冲毁基本的人性准则。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国人开始从人类而不只是国家的角度思考这场灾难。”学者、评论人李开盛在1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侵略过你,你要仇恨;他跟你老磕磕碰碰,你可能反感;他GDP被你赶超,你可以显摆。但是,在天灾面前,你必须同情,作为人。”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的总结极其形象,让很多还在纠结的网民变得清醒。

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如是期冀:“所有人的心都应应与灾难中的日本人民联系在一起,不管曾有过多少的恩怨和误解,甚至也不管未来会有多少的争执和争斗。这是人性的力量,而人性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

有网友对日本震后的中国网民情绪的层次做出总结:第一轮发言是输出生命平等的价值观;第二轮是观察家对日本高度发达的硬件软件和国民素质的佩服;第三轮是解释地震预测和预警的区别,核电站的构造。

同时,微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传递最新信息、表达祝福的最及时的平台。

腾讯、新浪微博在推出日本地震话题后,还分别推出“微博报平安”、“地震寻人报平安”。凤凰网则开通了“祈福”话题。

到3月16日23点50分,新浪网的“为日本震区民众祈福”专区中,祈福次数已经超过187万。搜狐网祈福网友数超过70万。凤凰网“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组织起来向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调查中,认为“应该的”占78.2%。

“网络上的宽容、对生命尊

重的普世情怀还是占据了上风。”李开盛表示。

## 现实中的 救援行动

中日官方和民间因“钓鱼岛事件”而降温的关系,因为这次地震逐渐变得温暖起来。

从网络回到现实,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态度的反应也及时而明晰。

日本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问。

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结束前,突然且主动发言。

“我想借此机会,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温家宝字字着力。

此前,一行15人的中国救援队驰援日本。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接受中国的救灾队伍。经过中日双方协商,救灾地点定在灾情较重的岩手县大船渡市。

3月12日、15日,中国红十字会分两次向日本捐出总计600万元的善款。

民间的慈善行动也在展开。3月13日,山东安丘人吴卫东做了个决定:位于日本重灾区的24家蔬菜销售网点为客户的订单免费一周。

吴卫东经营着安丘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日本大阪注册的东诚株式会社,对来自中国的蔬菜简单加工后,销往日本各地。“重灾区现在处于混乱状

态,这些地方的客户合作了多年。我只是想尽自己所能去做点什么,就这么决定了。”收到订单,吴卫东就知道这些老客户安全了,“绝不能说这么做是出于简单的同情。”

一周的订单,是200万日元的大葱和鲜姜。

而“中国首善”陈光标3月12日更是亲去东京,他购买了救援物资近30吨,发送善款80万元。

“目前已有不少人找到我们,表达想为日本灾民捐款的心愿。”3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官西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汶川地震时,日本救援队向遇难者遗体鞠躬的镜头还停留在许多中国人的脑海中。”李开盛希望中日民间这种良性的互动能够持续下去。

记者在韩国的朋友提供了一组数据:3月15日当天,韩国民间为日本地震募捐了91398700元韩币,相当于50多万人民币。虽然绝对数量不多,募捐人数却超过36370人。“韩国网民很少会在论坛、公共空间表达对日本地震的杂音,虽然这不可避免成为他们私下的下酒料。”这位朋友说。

中日官方和民间因“钓鱼岛事件”而降温的关系,因为这次地震逐渐变得温暖起来。英国路透社3月13日的署名文章就称“日本的危机时刻引起中国的善意”。

“我不喜欢日本这个民族,但并不妨碍我尊敬他们”

借着地震,很多中国人也在

理智审视日本这个邻国。

物资紧缺,但商品并没有坐地涨价,甚至有超市降价,不过要限量购买。自行车免费提供,不要钱和手续,只要需要,就给你一辆,但没有人一拥而上。眼看都要买不到食物了,可还是坚持排队。食物不够了,会让年长的人先吃。人们还在买鲜花。这是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的信息。

借着地震,很多中国人也在理智审视日本这个邻国。

“面对劫难日本人那么淡定,安静地等待救援,排队购物、打电话、领取食物,从不抱怨。只能感叹,日本的国民素质真的很高。”一位网友说,“我不喜欢日本这个民族,但并不妨碍我尊敬他们。”

“这让我们知道,人可以如此有尊严、互爱地活着。”另一位网友说。

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大陆学生觉得日本人没有那么完美,有时很讨厌。但这次地震让他感受到,日本人是靠得住的,房子是结实的,不会趁火打劫,遭难时便利店供给充足。“如果真到了世界末日,我希望是日本的样子。”

“日本社会与民众在面对灾难时的镇定与良好素质,给中国网民带来的震撼,有时要大于灾难本身。”烟台人袁永泉2010年在日本工作过9个月,他说,日本人良好的素质和习惯被贯穿在日常教育之中,但只有在平时的坚持,才能在大灾难面前得以保持。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刘远征曾被公派到日本神户大学做过两年博士后研究,在日本的经历让他觉得,日本人最大的民族性是守纪律和讲秩序,这种精神的力量,会增强日本人面对灾难和灾后重建的能力。

## 不能只把自己 当作“国家人”

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祈求和平幸福,祈祷逝者安息,才是对待这场灾难应该有的心态。

冷静下来的网络尤其是微博,借着日本大地震的契机,正形成更加理性的观察与感悟。

“大国的崛起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还伴随着国民心态的成熟。中国民间对日本地震的态度,表现出足够的理智、文明和人道主义的大国国民心态。”评论员兰恒敏如此认为,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祈求和平幸福,祈祷逝者安息,才是对待这场灾难应该有的心态。

评论人士乔杉也提出大国心态的说法。他表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是每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姿态的内涵里一定有朴素的情感,有生命的守望。

“从利益考虑上说,要把个人、国家和世界结合起来,从视野关切上说,要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李开盛这样说,“只把自己作为‘国家人’,不考虑整个世界的利益;或没有打破历史上仇恨相加的恶性循环,是谈不上有成熟的大国心态的。”

爱国者总裁冯军建议国人提前打开右脑,学习别人建筑防震的经验以及对待海啸的经验和教训。“若中国沿海发生十米海啸,应如何应对?”

易凯资本CEO王冉则在微博上说,邻国的一场灾难让我们陷入沉思,灾难片的主角不是政府、领导、军队、救援人员,而是——民众。“恰恰是这些普通民众让我们感受到巨大落差。有人把这归结于教育,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教育的内容而不是普及程度。只有开放、民主、拥抱普世价值的社会才可能如此成熟。”